

烟草局“倡烟”太荒唐

胡印斌

今日论语

据新华社报道,近日,一份“倡议书”的翻拍照片在山东德州市卷烟行业人的微信朋友圈流传。照片内容显示,当地烟草局(公司)提出,结婚、生子、升学、祝寿等喜庆活动是日常生活中卷烟消费的重要领域,倡议全体干部职工带头拉升喜庆活动用烟档次、带头增加喜庆用烟数量,挖掘潜在消费群体。

在全国厉行控烟的语境下,地方烟草局居然下发吸烟“倡议书”,也算怪事一件。“倡议书”不仅重点推荐了本地卷烟,还兼顾了其他品牌;不仅泛泛倡议,还“精准”地瞄上喜庆用烟的“刚性需求”,指导大

家选择适当价位的卷烟,从每桌摆放数量到回礼送烟等等细节,面面俱到,不厌其烦。真是磨破了嘴、操碎了心啊!

有专家说,当地烟草局之所以祭出这一“大杀招”,可能是因为销售压力太大。我倒是觉得,卷烟销量下降不假,也在预料之中,但一个地级市的烟草从业者毕竟人数有限,就算是不吃饭不睡觉拼命吸能吸多少?恐怕还是很难达到“去库存”目的。况且,那些身在烟草行业的人,恐怕相当了然吸烟对健康的危害,也会有更强烈的排拒力。

耐人寻味的倒是,在吸不吸烟的问题上,一边是全面控烟的国家承诺,即“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%禁烟”,一边是

消费者拥有完全的自主选择权,而一些地方烟草局何以依然抱住行政推动的粗腿恋恋不舍,依然试图以“单位”的名义自上而下代替个体做决定?

这实际上反映出某些权力部门由来已久的行政惯性。在这些部门眼里,健康可以不顾,权利可以放下。庄严的国际公约、法律法规,可以无视,老百姓自己的市场选择,也可以通过权力来“调整”。这样的行事逻辑和惯性,不仅太荒唐,而且早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行政伦理和市场规范。

早在2013年年底,中办、国办即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。现在看来,这样的规定实在是颇有深远意义。很多时候,

领导一“带头”,也就相应会形成某种社会共识,而“谁来执行”的难题也就会顺理成章地得以破解。当然,这里的“带头”应该是“带头禁烟”,而非相反。

控烟之难,并不仅仅是烟民积习难去,也与行政梗阻,以及利益驱动之下明里暗里的操弄有关。因此,欲求控烟真正取得实效,首先应该矫正地方政府的逐利导向,要将行政行为转到控烟语境下的产业调整上来,而不要动不动就以行业利益绑架公共利益,更不能滥用行政资源推动卷烟消费。其次,还应该扩大公众参与,畅通公民举报监督的渠道,接受社会监督,让类似“倡议书”这样变相的行政推动无所遁形。

新民随笔 “美颜”脏话

沈月明

昨天看到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今天的汉语越来越猥琐》,心有戚戚焉。这里举一些例子:逗比、屌丝、逼格、撕逼、麻痹、尼玛、卧槽、草泥马、然并卵……这还只是一小部分。虽然我知道这些词会引起部分读者的不适,但写评论就像看病,必须直视创面。但有不少人一定是见惯不怪了,因为脏话是我们互联网文化的一部分。

如今最流行的脏话都是经过一定程度的简化、矫饰或伪装的,类似经过“美颜”处理,虽仍不太好看,但竟能入眼了。这其实是它最糟糕的地方。原生态的脏话,只有流氓泼皮悍妇太妹才会脱口而出,稍微想端着点的人,总不能轻易讲的,到了嘴边可能还要咽下去。而“美颜脏话”让很多人放下了心理负担,只管酣畅地讲或敲到屏幕上。其实连大众媒体也按捺不住了,虽还不敢上封面上标题,但内页已如“一万头草泥马跑过”。这种奇怪的“脏话文化”,有点像一群只披着薄纱的人,因为知道对方一丝不挂而暗生欢愉。

有统计说“逗比”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超过了“抢红包”。北京工人体育场5万人有节奏地喊“傻逼”时,气势凌云。其实那些只愿张嘴狂吼的人,可能不知道自己参与了一次内涵极其丰富的当代文化行为艺术表达。

无论我们怎么样利用汉字的千变万化闪转腾挪,我们其实都明白那是在用生殖器对话。这种大范围的“下三路”语言现象,在汉语的发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有人说这是道德的倒退,有人说这是语言的堕落,有人说这是互联网文化的负资产,也有人说这是一种社会学现象,是精神压力的另类释放。

我不是语言学家,也不是社会学家,但我相信当下通俗语言中脏话的狂欢式存在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。而我们每一个不甘心这种语言环境的人,所能做的行动之一就是抵制脏话倾销,无论它以怎样的魅惑姿态。

作家孔明珠昨天在我转的帖子下留言:我鉴定人,尤其是女人,以不说脏话为底线,说脏话一切莫谈。话虽平常,但文明自有其力量。

养虎之“患”当依法化解

权威声音

4月26日,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,审议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。老虎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否可以商业利用,引发热议。

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来说,无疑以保护为首位。以昔日威风八面的老虎为例,据统计,全世界还剩下3000多只野生老虎,动物保护主义者警告说,野生老虎也许会在

今后20年内灭绝。1993年,我国野生虎已不足100只。

如今,我国人工养殖老虎数量约4000只,立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,不能无视养殖动物的存在。有人用“骑虎难下、放虎归山、养虎为患”三个成语,来形容目前人工养殖老虎的尴尬现状。每天老虎睁眼就吃肉,巨大的开销有点骑虎难下;野化训练之后的放虎归山还不大现实。死老虎长期冻在冰箱里,成了“弃之无权,用之有罪”的“烫手山芋”。以虎骨为原料的中成药优秀品

种,当年用以治疗骨质疏松、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原料,现在基本无以为继。动物药是我国中药发展的战略储备,一旦中断将直接威胁中医药的生存。正因如此,才更需要立法者在保护和利用中斟酌损益、精细安排。

在保护中利用,在利用中保护。目前看来,一刀切不是最理想的办法,放得过早也会带来问题。理想的状态是:让自然死亡的老虎走中药材利用的渠道,故意伤害则启动司法程序。(王君平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新民新语

神坛不稳

王文佳

作为一枚“果粉”,玻璃心已经随着苹果公司上季度财报的公布碎成了渣渣。连续51个季度的增长纪录戛然而止;营收和利润13年来第一次双双下跌。股价一天内下跌8%,市值蒸发了一家特斯拉。更可怕的是,根据官方的财报指引,下一季度仍将令人失望。

下滑的结局其实早在一个月前的春季新品发布会已经注定。“没有惊喜”,美国的主流媒体达成了这样的共识。新亮相的iPhone SE瞄准了中国市场,但我实在不知这只几乎回归2012年的4寸iPhone 5翻新版有多少人买账。

新品开发硬伤频现、革新性设计乏善可陈,乔老爷去世之后,不玩“颠覆”只关注“微创新”的苹果似乎和当年我们炽热期待和热爱的它不大一样。

对,iPhone始终卖得很好,就像我虽然不喜欢大屏幕却依旧换了iPhone 6S。似乎像我一般无脑的“果粉”还在少数,买iPhone于我,是一种习惯。但是靠炒冷饭维系的依赖感和潮流感又能维持多久?毕竟习惯是需要培养并随时改变的。

“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。”丘吉尔的这句话放在商场同样适用。

拿最近曝光率很高的凡客来说。从最高估值过30亿美元,一天500人入职,到如今整个公司只剩180人,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“凡客还活着”,凡客似乎连抛物线都没设计好,就“轰”地跌落了神坛。

频繁的推迟上市和产品缺货,欠缺的开发和管理能力,屡屡被扯上黑名单的质量,总是盼不来的如风达……在这个网上购物早已不稀奇的年代,谁会愿意接受一次次的望眼欲穿和败兴而归。

任凭陈年再文艺,再会玩饥饿营销,凡客体潮流易逝,消费者习惯亦然。

前天,暴雪游戏《炉石传说》发布了最新拓展包,同时宣告了此前两套强力卡牌在标准模式中生命的终结。多少个不眠的日夜练级拼人品打到的“金铠甲”突然让我“脱”了,说好的免费游戏现在不靠花钱买卡又要输在起跑线了。多数玩家在吐槽泄愤之后还是默默入了坑,前天的服务器几乎被刷爆,但是,类似的高质量游戏已经在路上,如此圈钱的套路又能用几次?



叫不醒

河南汝州电石厂排出的粉尘将周边的池塘堆成了小山包,五年多来,不堪粉尘污染的村民不停地向环保局投诉,得到的答复始终是“正在处理”,但环境却没有丝毫改善,天空已经变成了黑色。

孙绍波画

自由谭

随着第1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到来,网络文学盗版侵权问题再度引发热议。4月25日,南方都市报在微博中爆料,多位网络作家反映百度贴吧向网友提供侵权作品,且无处维权。随后百度贴吧方面针对此事立刻做出回应,表示会在12小时内清除侵权内容。

这一轮迅捷无比的媒体爆料与危机公关,彰显了今天这个网络媒体化时代独特的交互特征。不过比起百度贴吧在社交网络上的给力表现,其在“盗版侵权”上的态度似乎一贯“疲软”。

早在2011年3月15日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,就发生过以韩寒为首的50名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,抗议百度文库向网民提供

免费文档作品的下载行为(即提供侵权盗版文本)。百度当时也是快速做出回应,进行危机公关,及时消除负面舆论效应。最终此事拖延至2012年9月,作家们才通过法律途径,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宣判。法院判令百度公司侵权成立,需赔偿包括韩寒在内的3名作家经济损失共计14.5万元,但原告关闭百度文库的请求被驳回。

当年的百度文库没能关闭,今日的百度贴吧也是越办越火。从传统作家的出版作品,到网文作家的网络小说,百度与文学界的“侵权维权大战”可谓旷日持久。然而无

论是韩寒领军的传统作家,还是“愤怒的香蕉”那样的实力派网文写手,在与百度的交锋中却始终不得要领。

作为中国知名的IT业界巨无霸,百度每天都会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危机公关以及法律诉讼。相对于以个体为主的作家群体,这个庞然大物更擅长与媒体打交道。而且拥有海量资金为后盾,也足以应付任何耗时耗力的官司纠纷。作家们即使通过法律维权成功,获得的赔偿也远没有百度在整个侵权盗版期间谋取的利益多。

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百度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。

百度盗版何时休?

丰言

虽然盗版与侵权行为并非只发生在百度身上,但是作为一家业界龙头,百度也远不是那些偷偷经营盗版网站的小作坊可比。正因为如此,这种依靠法律法规的不完善、利用作家的个体弱势,于灰色地带强取豪夺的做派,才会令人感到不解和痛惜。

要繁荣我们的文化产业,首先就要从保护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出发。而不是只靠着炒卖IP,或者窃取原创者的劳动果实。

“百度盗版何时休”?与其说是一个无奈的发问,倒不如说是衡量我们整个社会体系,对于知识产权是否尊重的一杆标尺。